

● 张光芒 / 著

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ZHONGGUO DANGDAI QIMENG WENXUE SICHAOLUN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SHANGHAI SANLIAN XUESHU WENKU

● 上海三联书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DANGDAI QIMENG WENXUE SICHAOLUN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 张光芒 / 著

◎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SHANGHAI SANLIAN XUESHU WENKU

◎ 上海三联书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 张光芒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3

ISBN 7-5426-2121-1

I. 中... II. 张... III. 文艺思潮—研究—中国—当代 IV.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3728 号



出品/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特约编辑 / 倪为国 邱红

封面设计 / 范娇青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张光芒 著

出版 /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200031)

<http://www.sanlianc.com>

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021-62865537 传真：021-62860410

印刷 /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6 年 3 月第 1 次

开本 / 890 X 1240 1/32

字数 / 300 千字

印张 / 14

书号 / ISBN 7-5426-2121-1/I.247

定价 / 28.00 元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序：“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来！”

董 健

张光芒博士近年对“启蒙”问题的研究，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他的专著与论文的连续发表，引起了学界关注。既有对他的支持和鼓励，也有不同意见的争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的研究是颇为执著的，继《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问世之后，他又完成了《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记得他山东师大的老师朱德发教授在为前一本书作序时说过：“希望光芒通过博士后流动站的潜心研究，拿出更优秀的学术成果，为21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开拓新的学术境界。”那时光芒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后，我至今还难忘德发兄向我推荐光芒入读博士后的那股子殷切诚挚之情。作为流动站的站长，我当然是很愿意接收这位优秀好学之士进站研修的。张光芒果然没有辜

负师辈厚望,以优异成绩出站,如今又在博士后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启蒙文学思潮论的新著。高兴、欣慰之余,我也想借此书出版之际,说几句很想说的话,算作序。

我是一个从骨子里特别看重“启蒙”问题,因而也就特别喜欢讨论这个问题的人。说来非常有趣的是,我一见到“光芒”这个名字,马上就会在脑海里跳出两个外文字,一个是英文 enlightenment,一个是俄文 просвещение,两者都以“光”为词根,其义为驱暗也,照亮也,译成中文便是“启蒙”。因想:既有“光芒”此名,就应该是一个呼唤“启蒙”的人。如今,我们的张光芒博士果然成了一个因执著于“启蒙”研究而引人注目的人,这真是叫人高兴。台湾的钟明德教授因热衷于介绍后现代主义而被学界呼为“钟后现”,仿此我们可以呼张光芒为“张启蒙”。这比钟博士的外号好听多了,且有更多的正面意义,因为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学运动来说,“启蒙”实在是远比“后现”要重要得多、迫切得多、有益得多!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断有多种否定“启蒙”、解构“启蒙”的新论传到我耳朵里,不仅丝毫没有动摇我对“启蒙”的重视,反而激起我坚持“启蒙”、批判“文化民族主义”的更大热情。

“启蒙”应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启蒙”,就是指 18 世纪发生在西方的那场关系到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但它的精神价值永存,它对以后人类一切思想解放运动都有启迪意义。而广义的“启蒙”,则是指一切唯客观真理是求的理性活动,是指人类思想史上与当前现实中一切反封闭、反黑暗、反僵化、反蒙蔽、反愚昧,总之一句话就是反精神奴役的思想运动与

文化精神。自然界的黑暗，要大自然的阳光来驱除；思想、精神王国里的黑暗，便只有用思想、精神的光来照亮了。在自然界，日出日落，昼夜交替，日或有蚀，天或有晦，但光明之至，亦必有时。然而，在人类思想、精神的领域里，光明与黑暗的交替却没有自然界这么均匀自如。有时漫漫长夜，一光难求，人类可能在千百年如夜的蒙昧中坐失一个个良机，虚掷了可贵的生命。当然也有人类的智慧、理性之光照亮了黑暗世界、驱除了精神愚昧的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启蒙主义时代，都是这样的时代，人尽皆知，此不赘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学术自由、思想解放、文化生辉，产生了孔、孟、老、庄诸思想家，那真是一个思想、精神领域里充满了阳光的伟大的启蒙时代。地处西部的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之国，它以恐怖与暴力强国，又以恐怖与暴力灭了六国，虽然实现了“大一统”，但也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的黑暗时代。在此漫漫长夜中，虽然有时有“启蒙”之星火在思想的夜空闪过，但终不能驱除全局上的大黑暗也。于是中国社会在皇权专制统治下恶性循环，难以有大发展。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进入近现代时期，才算结束了思想、精神的蒙昧时代，重睹“启蒙”之光华。但顽固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使得中华民族的现代“启蒙”史充满曲折与反复。直到今天，“启蒙”在中国人面前仍然不能不说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所以我才觉得，张光芒的研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他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启蒙”与“启蒙文学思潮”，值得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很多。张光芒已经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并作出了他的回答。

我想在这里着重谈一谈“启蒙”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问题。前两年北京有位朋友在《南方文坛》上发表文章批评我关于戏剧现代化的一系列观点，其中说我提倡“启蒙”就是回到“为政治服务”的老路上去。这位朋友显然是把“启蒙”与政治混为一谈了。“启蒙”与政治虽有联系，但完全不是同一个文化层面上的事。“启蒙”运动有可能变成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有时也会借助于“启蒙”的张力以成其事。但是，“启蒙”完全是正面的、正义的、“人”的、理性的，它只有一个向度：“人”、理性与真理。政治则不然，它有两个向度：正面的与负面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人”的与“非人”的，理性的与反理性的，顺着真理的与逆向真理的。开明、进步的政治与“启蒙”是友，黑暗、反动的政治与“启蒙”是敌。一切黑暗、反动的政治，维护其统治的手段，除了恐怖、暴力之外，就是思想蒙蔽与精神的奴役（当然这也是一种暴力），他们最怕的就是人的思想的“启蒙”。黑暗、反动的政治，其运行手段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暗箱操作”，“不透明”、“不公开”，搞阴谋、讲权术。所以它是反启蒙的。文学与“启蒙”相联系，就是启蒙文学。广义地说，天下真文学没有不是“启蒙”的。启蒙文学是送理性之“光”给人类的文学，是驱散精神天空之黑暗的文学，是反对“瞒”和“骗”的文学，是叫人做一个有尊严、有个性、心灵自由的“明白人”的文学。与此相反，那种歌颂皇权“盛世”，掩盖历史真相、充满政治偏见、宣传恐怖与暴力，以及以种种手段麻醉大众精神，叫人（如鲁迅所言）“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的文学，都可以称为“反启蒙文学”。

宗教改革家路德说：“我点了一把火，但用的是真理的语言。”这就是“启蒙”。歌德临终时说：“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

来！”这说明这位一生致力于“启蒙”的大作家，是多么看重那驱除黑暗的“光”！鲁迅也是一生用文字与语言呼唤“火光”、“灯火”、“光明”，无情地揭穿欺骗与蒙蔽的人。1949年之后，即张光芒书中所论的“当代”时期，“启蒙”与“反启蒙”的斗争比“近现代”时期更加艰巨而复杂。我本人就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受过“启蒙”之惠，更难免“反启蒙”之害，所以直到今天我还面临着“启蒙”补课的任务。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我们的思想在不断进步，我们要争取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被“启蒙”了的“明白人”。然而我的不少同辈人没有能真正认清我们这代人因缺“启蒙”之课而造成的精神上的大缺失。看看我们周围那些现代的“瞒”和“骗”的把戏吧，看看那些精神奴役的种种表现吧，看看知识分子“失魂”的形形色色的恶果吧，难道我们不应该高呼“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来”吗？

2005年4月26日

于跬步斋

目 录

序：“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来！”（董健）	1
第一章 “新启蒙主义”的理论视野	1
第一节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1
一、前提与根据:时代呼唤“新启蒙主义”	1
二、方法与途径: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	4
三、问题与描述:“人性启蒙”的审美演绎	13
第二节 反观与重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研究范式	16
一、反观与检视:静态的对立模式	17
二、重构与整合:动态的关系考察	24
三、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启蒙辩证法”?	32
第三节 启蒙美学与政治美学之比较	37
一、表层比较与深层比较	37
二、启蒙美学的人性学路径	41
三、政治美学的相反路向	45
第四节 席勒式的张力:在人性启蒙与审美启蒙之间	50

第五节 一个例证：拒绝历史虚无主义 ——对一位“后启蒙主义”者的回应	61
第二章 思想解放的踪迹：启蒙理论思潮回顾.....	75
第一节 启蒙前提：思想资源与立人的提出.....	75
一、启蒙的否定性前提：继封建时代之后新一轮的“非人”运动.....	75
二、启蒙的肯定性前提：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	77
三、人道主义率先成为启蒙的理论旗帜	80
四、“路德式的新教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	85
第二节 启蒙实践：价值预设与思想的理路.....	94
一、新时期的“立人”对“五四”的呼应与发展	97
二、“后现代”、“新左派”与启蒙的关系	103
三、“新启蒙”与西学.....	114
第三节 启蒙人格：自由意志与自我的独立	116
一、现代自我必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116
二、如何达成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	123
第四节 启蒙哲学：情理激荡与主体的超越	127
一、追问情理激荡的人性结构.....	127
二、探寻人性的发展与超越之途.....	132
第三章 人性解放的历程：启蒙创作思潮的一种扫描	142
第一节 “反启蒙”时代的启蒙碎片.....	142
一、错位的“悲剧”：启蒙与被启蒙	142

二、理性的批判：尚未钝化的“武器”	151
三、步履蹒跚的“突围”：碎片化的人性启蒙	157
第二节 人性解放“三部曲”.....	167
一、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	168
二、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172
三、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177
第三节 “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	184
一、政治信仰与实用主义选择.....	184
二、生存的无奈与民间的智慧或残忍.....	189
三、身体的奴役与反抗的“自由”.....	192
第四节 一个例证：理性的与诗意的 ——《人啊，人！》的启蒙意义.....	196
第四章 形而上启蒙与审美/道德思潮	215
第一节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	215
一、道德形而上主义：启蒙与“反启蒙”之辨	215
二、启蒙文学的盲点：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辨 …	217
三、“道德革命”的盲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辨	221
四、红色道德形而上：新文学史的“正”“反”“合”之辨	226
五、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方向：道德主义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辨.....	231
第二节 再论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	237

一、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道德中介是可能的吗?	238
二、文学上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是多余的吗?	243
三、启蒙主义能离却终极关怀与道德形而上的建构 吗?	247
四、除了道德,还有什么可以拯救文学?	251
第三节 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	257
一、是谁“模糊并搅浑了”论题?	257
二、我们能无视道德实用主义的危害吗?	260
三、道德实用主义者能诊断历史“多发事故”吗? ...	266
第四节 道德压倒启蒙?	271
一、反思 20 世纪中国文学叙事应取内在视角 ...	271
二、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体现为“道德至上, 私德优先”	273
三、五四文学叙事潜隐着伦理化思维与道德中心主义 的超常延伸.....	275
四、经世致用与实用主义构成了中国新文学道德叙事 的新传统.....	278
五、新世纪文化与文学精神的重建呼唤“新道德主义”	280
第五节 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三重境界.....	281
一、为道德而道德:文化根基的重建	282
二、为形而上而形而上:人性上升的路向	286
三、为主义而主义:文化启蒙的终极	291
第六节 一个例证:以英雄的逻辑看《英雄》	295

6 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四、艺术的溃败：实用的道德与庸俗的审判	380
第四节 例证之二：莫言“叙事神话”的终结	386
一、从“审丑”到“嗜丑”：莫言“泛审美”精神的实质	386
二、错误百出与责任缺席的叙事.....	393
三、叙事逻辑的混乱与卖俗.....	399
四、叙述语言的重复与粗陋.....	410
 跋：云翳中的曙光（张清华）	426
 后 记.....	431

第一章 “新启蒙主义”的理论视野

第一节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一、前提与根据:时代呼唤“新启蒙主义”

经常有朋友见面寒暄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你还在搞‘启蒙’吗?”“你的‘启蒙’还没搞完么?”这样的“关心”听多了,不能不引起心中隐隐的不安。显然,在有些人看来,启蒙问题即使“没有过时”,也至少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而且是应该“搞”一段时间就得结束的,就像文学研究者研究完了一个人物需要换另一个人物来研究一样。然而,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尤其是将启蒙作为进入文化、文学和思想研究对象的途径的工作,是值得任何一个学者付出毕生精力的,更何况常说常新、“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本就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上面的疑问我有时只好这样自我解嘲:连福柯都说启蒙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我怎么就能“搞完”呢?

今天为什么要重提启蒙问题,而且还冠之以“新主义”的名号?这绝非为新而新,笔者关于“新启蒙主义”的所有努力其实

都可以归结于将启蒙这样一个老话题刷新为一个面对时代与未来的新课题，并最终使其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新启蒙主义”之“新”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都隐含在世纪之交以来文化转型纷乱现象背后的深层需求之中，蕴涵着充分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内涵。首先，从历史的要求来看，它是对鸦片战争以来时断时续的历次启蒙运动的一种呼应和超越。以“新民”为核心的近代启蒙运动由于缺乏充分的现代性吸收与孕育，如先天不足、后天又少合理营养与膳食结构的婴孩一样，其质素与肌理的僵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启蒙准备了一份不无完整的启蒙谱系版图，但是其科学与民主的外在要求与伦理革命的内在要求之间发生了抵牾，并没有同步深入，也过早地发生了转向。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扬弃”与综合创造的任务，反而从文化启蒙转向救亡运动，并最终转向反启蒙。80年代的“新启蒙”在“回归五四”的旗帜下对历次启蒙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做出了深刻反思，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毋庸讳言，其侧重于民主与理性的文化批判与“外在扩张”，缺少人性建构与内在超越的缺憾也隐含着自身的危机。而且这时的“新启蒙”远没有像“五四”那样渗透至文学审美潮流之中，形成文化与文学、思想与审美“联手作战”的局面。因此，总起来说，上述几场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向外的趋向均大于向内的趋向，社会启蒙的成分大于“人”的自身启蒙的成分，缺乏信仰维度的呵护与标高，因此上述“新启蒙”必然会蜕变为“旧”的。

其次，从理论的要求看，自90年代以来，“现代性”、“全球化”成为研究界最热门的理论视域，而后启蒙、后现代、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成为思想界的重要思潮和热门话题，这些热点固

然有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必然性,也系学术上“与国际接轨”的潮流之所向,然而它们却蛮横地遮蔽了一些具有根本价值的本土问题,尤其是现代性取代启蒙成为人们的思想中心后,现代性的“家族性”、多元性、内在价值悖论在解构启蒙“元叙事”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而且一般把启蒙现代性引申为现代性,或者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视为现代性自身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彼此反驳的两个方面,这样就更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这一个趋向至今没有引起学界充分的警惕。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启蒙主义力求恢复被现代性理论所扭曲的启蒙的尊严,从理论上将其从现代性混杂的内涵中独立出来。

再次,更重要的是,新启蒙主义体现了对现实的深层需求的回应。在形形色色的理论视野中,对中国当下文化、国民心态的描述和阐释与其对象一样,多元共生、良莠并存、泥沙俱下、五彩缤纷,莫不带上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等等的文化幻象,却掩盖了中国当下文化最严峻的现实性问题。在笔者看来,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和偏见。其实,常常令人们怨声载道的价值迷乱、道德沦丧的文化现实与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等理论思潮或生活潮流,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后者并不能对前者进行切实的考察和诊断,二者之间亦不能构成本质性的和逻辑性的关联,其症结与渊薮在于国人的人性现状充满了愚昧与偏见。如果说愚昧是一种封建主义式的无知,拒绝人格独立与人性的解放;那么偏见则是滥用了人性解放的条件,成为为新的习俗、时尚所裹挟的人性迷乱状态。尤为令人痛心